

插图本 新书话



阎纲

书生意气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插/图/本/新/书/话

书 生 意 气

阎 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生意气/阎纲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1

(插图本新书话)

ISBN 7-5035-2447-2

I. 书… II. 阎… III. 社会科学-杂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63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 dxcbs. net](http://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南阳装订厂装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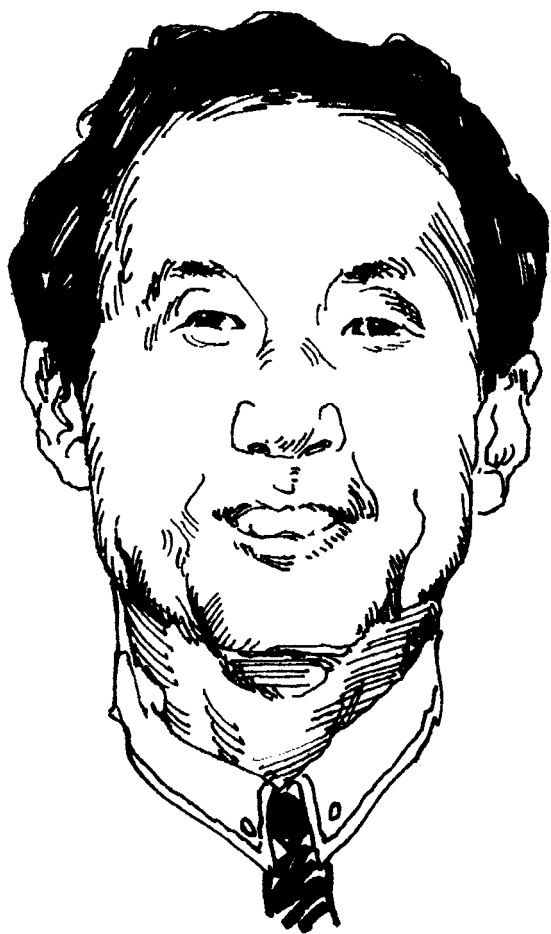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11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1.50 元

主 编	许觉民	陈 祥
责任编辑	沈丹英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张志军	



阎纲画像 / 王复羊 画

· 目 录 ·

“娜拉走后怎样?”	1
司马迁与《司马迁》	14
知识分子的悲剧	21
关于文学评论的通信	34
读毛泽东改诗	43
草纸上的聂绀弩	49
《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	
编者前言	54
风从深圳特区来	59
《老坟》：一块活化石	63
《大漠狼孩》：人变狼比狼吃人 更可怕	68
《幻化》：一个沉重的话题	73
《杏林风骚》：杏林里的哲学 ...	79
书友聊天室	88

“天国”之亡	99
散文梦	107
杂文里的绝句	111
回看“学者随笔”	114
邂逅《论语》十戒	122
“宰”你没商量	128
答任建煜“作家人生十问”	132
悼犯人李铜钟	134
读书难	140
寄语《读书人报》	
“读书人语”	144
人性的对比	146



· “娜拉走后怎样？” ·

“娜拉走后怎样？”

——读顾准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死了多少人！世界大战又一个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接着中国革命，无产阶级要替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阵营要包围社会主义阵营，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贫困的第三世界与饥饿的社会主义，经典神话的破产与现代科技大爆炸，多元化与一体化，政治与经济，铁与血……历史走向疯狂又陷入沉思，在所谓的“红色恐怖”的炼狱里，在刍狗般的奄奄一息的角落里，一个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寻找出路。



面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败，顾准无数次地提出一个同样困惑着当年鲁迅的迫切的社会命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或者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任何一个人首先应该独立思考：“这是为什么？”接着就要问：“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为了回答触及民族甚至触及身家性命的这一问题，顾准本着科学精神，大胆提出一连串富有说服力的创见。你可以不加认同甚至完全反对，但它绝非徒托空言，你不能不承认它的极高的学术价值从而不能不尊重它的合法存在。

顾准剖白心迹道：“我转到这样冷静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他提出民主问题，认为：“马克思十分向往雅典民主，这就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调，但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是复古，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证明行不通。”

直接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他认为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无畏的革命，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问题是“娜拉走后怎样”？列宁相信直接民主，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以充分的勇气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代替常备



• “娜拉走后怎样？” •



生 命 力 / 徐 进 画



军，说“机关”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但是实行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苏联的军队是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工厂和农村苏维埃的直接选举在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实权力属于斯大林。

顾准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民主的目的是科学，尽管民主也可以做为科学的目的。什么是科学精神呢？顾准认为“科学精神”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科学技术，在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惟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讨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化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事实上，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



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也许主张人类进步也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顾准说：“如果你说我也是一元主义，那也不妨承认，我的一元主义是多元主义的一元主义。”他进而明确地指出：“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政治上也应是多元主义的。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政治上才可能有多种主张存在，也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批评。即使我们承认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

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和科学水火不相容，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要是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你能保证你所归纳的群众的意见没有归纳错，百分之百正确？它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里写道：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鞭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众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



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

这就是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史官文化。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史官服务于权威。知识分子不满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李卓吾并不是因为失恋，实在是因为不甘史官文化的桎梏，晚年入了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他们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而中国，除了伦常礼教之外，没有其他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几何学、历法等之后，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顾炎武却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当和尚。当和尚又怎么办？“娜拉走后怎样？”也就是说出家以后如果想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顾准回答说：“要不‘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代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



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的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都俯伏在天王或王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他肯定地说：“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追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何况，辩证法还必须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顾准说：“1957年前后，我们这个一党制的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地道道的两党制口号。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那么，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你不赞成



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么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出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

因此，他认为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怎样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



· “娜拉走后怎样？” ·



“一床锦被遮过” / 徐进 画



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惟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惟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应重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顾准更深一层论证道：“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互相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互相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智慧的头脑，大胆的思辩，科学的预见！经验的镜鉴，巨大的思想，意识到的历史内容！顾准在最重要、最容易混淆不清的理论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确实是史鉴性的，他针对苏联的个人迷信和我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